

三毛父亲写给女儿的信：平儿，我一点一点看你把自己变成孤岛



作家三毛

平儿：

今天早晨我起得略早，在阳台上做完体操之后，轻轻打开房门，正想一如往常，踮着脚尖经过你的房门走向餐厅，却发现你并未在家。你的房间门敞开，被褥不似有人睡过的样子，桌上放着三张纸的长信，是写给你母亲的。

我与你母亲结婚数十年，自恃两人之间并无秘密可持，在这种认定下，恕我看了你留下的心声。看完之后，我了然你的决定和出走。只因不忍给你母亲再加刺激，我自作主张，把你的信放入公事包中，未给你母亲过目。

其实，我与你母亲在养育你们四个孩子的前半生里，从来没有心存任何一个子女对我们的反哺之盼，也认为儿女成家立业之后，当有自己的生活方式。父母从不给你们此等压力，无论在物质上精神上，父母是不求于任何人的，因为我们也有尊严和能力。

这三年来（1986-1989年），你主动回家与父母同住，放弃了在附近购置的小公寓，让它空着，与我们同在一个屋顶下定居，这是你的孝心，我们十分明白，也要谢谢你。

可是你在过去长达二十二年的时光中，并没有与我们在一起度过，你的归来，虽然使我们欢欣，却也给了我们一个考验。是否我、你的母亲跟你，能按生活秩序同步同行地和睦相处？原先，这个家中只有我与你母亲生活，你的加入，其实对我们来说，也产生了巨大的波澜，并不只是你单独一方面在适应，我们也在适应你的出现。

一起生活的三年时间里，我渐渐地发现你往日的脾气和性格，都随着岁月的磨炼而淡化。除了你永不愿放弃的夜读之外。

我一直认为，女婿有一句对你的评价是很正确的。他曾告诉我：你的女儿是最优秀的家庭主妇。我也在海外你的家中亲眼看见你持家的专注和热情，可当你回到父母家中来住之后却是个凡事绝对不管的人，你不扫地、不煮饭、不熨衣服，更不过问家中的柴米油盐。我并无任何对你的责怪，只是不解其中的改变所为何来。

你曾经也有过煮菜的兴趣，却因你坚持一个原则：谁掌锅铲，谁当家。于是你在家务上十分留心，不去碰触母亲的权力。你也懂得守礼，绝对不进我的书房。你甚至在开箱拿一个水果时，都会先问一声才吃，三年如一日。你不看电视的原因是，你认为选节目的主权在父母。你到我们的卧室中来阅报，夜间我常常发现你私底下去街上另买报纸，与我那份同样的，以便你深夜独享。偶尔，你打越洋电话，但从不直拨，你请长途台代拨，然后问明通话费将款项留在饭桌上。

你回家，一定将自己的鞋子立即放入鞋柜，衣物放进你的房间。白天，你很少坐在客厅，等我们睡下，你却独自一人长久地静坐在全然黑暗的客厅中。

平淡的家庭生活中，你没有对母亲的饭菜、父亲的言行、手足的来去，有过任何意见。二十二年的分离，使得现今的你，如此自重自爱自持自守。为父的我，看了也曾有过一丝惊讶。

你也很少有什么情绪化的反应。你在丈夫忌日的那一天，照常吃喝，并不提醒家人一句。现今的你，看上去能够理智地控制感情，却也不失亲切、愉快、温暖。我以为，这以后总是风平浪静了。

偶尔，你会回自己的公寓去住，不过一天，就会自动回来，回来后神色赧然，也不说要搬回去独自生活的话。我，你的父亲，是一个简单的人，你来住，我接受；你要走，其实我也不黯然。只不知，原来你的心里担负着如此沉重的对父母痴爱的压力。直到你今晨留书出走，信中才写出了过去三年来，你住在家中的感受。

以前，你曾与我数次提到《红楼梦》中的好了歌，你说只差一点就可以做神仙了，只恨忘不了父母。

那时我曾对你说，请你去做神仙，把父母也给忘了，我们绝对不会责怪你。你笑笑，走开了。

我欣见这两年来你又开始了你的旅行，又十分惋惜而今的你，只是游必有方。我一点一点看你把自己变成孤岛，却也为你的勇气和真诚而震动。我眼看你一点一点地超脱出来，反而产生了对你的空虚感，因为你的现在，是一个什么也不要了的人。但是应当拿的，你又绝对不让步。

你只身一人去了大陆一个多月，回来后的第一件事情，就是交给我两件礼物。你将我父亲坟头的一把土，还有我们陈家在舟山群岛老宅井中打出来的一小瓶水，慎重地在深夜里双手捧给我。

也许，你期待的是，为父的我当场号啕痛哭，可是我没有。我没有的原因是，我就是没有。你等了数秒钟后，突然带着哭腔说：这可是我今生唯一可以对你陈家的报答了，别的都谈不上。说毕你掉头而去，轻轻关上了浴室的门。

也许为父我是糊涂了，你从大陆回来之后洗出来的照片，尤其有关故乡部分的，你一次一次在我看报时来打断我，向我解释：这是在祠堂祭祖，这是在阿爷坟头痛哭，这是定海城里，这又是什么人，跟我三代之内是什么关系？你或许想与我更多地谈谈故乡、亲人，而我并没有提出太多的问题，可是我毕竟也在应着你的话。

你在家中苦等手足来一同看照片，他们没有来。你想倾诉的经历一定有很多，而我们也尽可能撑起精神来听你说话，只因为父母老了，实在无力夜谈。你突然寂静了，将你那数百张照片拿去自己的公寓不够，你又偷走了我那把故乡土和那瓶水。

不过七八天以前吧，你给我看《皇冠》杂志，上面有一些你的照片，你指着最后一张照片说：爸，看我在大陆留的毛笔字，有此为证。

我看了，对你说，你写字好像在画画。你还笑着说：书画本来不分家，**首在精神次在功**。你又指着那笔字说：**看，这女字边的好字，唰一挥手，走了。**

那时的你，并不直爽，你三度给我暗示，指着那张照片讲东讲西，字里两个斗大的**“好了”**已然破空而出。

这两个字，是你一生的追求，却没有时空给你胆子写出来，大概你心中已经“好”，已经“了”，不然不会这么下笔。而我和你母亲尚在不知不觉中。

只有你的小弟，前一日说：小姐姐其实最爱祖国。你听了又是笑一笑，那种微笑使我感到你很陌生，这种陌生的感觉，是你自大陆回来之后明显的转变，你的三魂七魄，好似都没有带回来。你变了。

三天之后的今日，你留下了一封信，离开了父母，你什么都没有拿走，包括你走路用的平底鞋。我看完你的信，伸头看看那人去楼空的房间里面堆满了你心爱的东西，你一样都没有动，包括你放在床头的那张丈夫的放大照片。

我知道，你这一次的境界，是没有回头路可言了。

也许，你的母亲以为你的出走又是一场演习，过数日你会再回家来。可我推测你已经开始品尝初次做神仙时那孤凉的滋味，或者说，你已一步一步走上这条无情之路，而我们没能与你同步。**你人未老，却比我们在境界上快跑了一步。山到绝顶雪成峰，平儿、平儿，你何苦要那白茫茫大地真干净。**

平儿，你的决定里有你的主张，为父的我，不会用一切伦理道德亲情来束缚你。在你与我们同住三年之后，突然离去，其间，其实没有矛盾，有的只是你个人的渐悟以及悟道之后行为的实践。**让我恭喜你，你终于又是另一个人了。**

至于你母亲这边，我自会安慰她。这一步，是你生命中又一次大改变，并非环境逼迫，也非你无情，而是你再度蜕变，却影响到了一些家人。我猜测，这些事，你都曾三思，用了三年的时间去思考，才做出来的。那么，我们也只有尊重你。

你本身是念哲学的，却又掺杂了对文学的痴迷，这两者之间的情怀往往不同，但你又看了一生的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之所以讨你喜欢，也许因为它是一种人生哲理和文学的混合体。平儿，我看你目前已有所参破，但尚未“了”，还记得你对我说过的话吗？你说：好就是了，了就是好。若不了便不好，若要好必须了。你答应过你母亲不伤害生命，所以肉体就不能了，肉体不了，精神不可单独了断。

再谈谈对生死的看法。世上一切，有生就有死，任何东西一产生就走向灭亡。世上的东西都在不断地消亡，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。这并不是坏事，这是一个过程。人生一世最后撒手而去只表示使命的完成，所以佛家把它叫作圆寂。只是世俗的感情把事情弄得复杂了。

平儿，你最是有血有肉之人，你自绝于家庭，又不肯上班，也不想前途大事，为父的我，巴不得你凡心未泯。

其实，为父的我，跟你在许多心态上十分接近，我们都不愿伤人，甚至也很喜爱人群，只是除了公务之外，十分渴望一个人孤独地生活。你终身的朋友，就是你的书和你旅行的鞋子。父亲我，内心也有想放下一切、脱离一切而去自在度日的向往，只是欠缺你的那份大手笔，一说放手，就当真给放了。

我想，我之所以不能“好了”，并非因为那么多的责任，我只是怕痛。你的“好了”，其中也并不是没有责任，只是你比我能忍痛而得到的。

在你未离家之前一日，你收到大陆的表哥来信，信中提醒你，当不再流离，可得把自己的生活做个调整，不要再颠沛下去了。你看着信，把表哥的意思讲出来，我也深以为是。曾记得也问你有什么调适的打算，你笑着说：顺其自然就好，不必太做打算。过了24个小时，你走出了家庭，在清晨拂晓的时分，在你母亲又要入院之前。这种自然里，自有你的不肯矫情。我猜想你在那一天，受到了无关家庭的大痛苦。

回想起来，你从大陆归来之后，突然说：《金瓶梅》这本书，比《红楼梦》更真诚，现在再看《金瓶梅》，才知道哭出来。我不知道这两本书有什么异同之处，你却已经放了《红楼》，只为了真诚两字。

平儿，对于你的未来，我没法给你什么建议，为父的我，无非望你健康快乐。

而今你已走到这大彻大悟的境界里，我相信以后的日子你会顺其自然地过去，虽然在旁人看来，也许你太孤单了，但我想，这恰是你所要的。在你的留书中提到，希望手足们也不必刻意联络，这一点我会告诉他们。你说，跟他们没有共同语言。

至于我的未来，我只有一点对你和你手足的要求。如果有一天我丧失伴侣，请求你们做子女的绝对不要刻意来照顾我或来伴我同住，请让我一个人安安静静地过我的日子，更不要以你们的幻想加入同情来对待我，这就是对我的孝顺了。